

夏已至,去采桑果

■卜君君

暮春初夏,枇杷待黄,桑树结果。

一株株高大的桑树下,一颗颗乌黑乌黑、黑里透红的桑葚挂在枝头,肥嘟嘟的,像毛毛虫。摘下来扔嘴里,舌尖一压——噗!一股鲜甜、清凉的果汁涌上味蕾。

桑葚(也作“桑椹”)是学名,长在桑树的枝丫上和叶子根部,其貌不扬。在我老家嘉善,叫桑果。桐乡西片的人叫乌朵,海宁人叫乌都。

桑树性贱,哪儿都能活。旧时杭嘉湖平原,到处是大片桑地,家家种桑,户户养蚕。桑树在人们眼中,平常得像空气。但对孩子来说,那是宝藏。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

1926年,鲁迅先生写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有一句:“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那时候的迅哥儿,还不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斗士,而是一个会为了一颗桑果爬上树梢的野孩子。

对于城里孩子来说,桑葚是“课本里听过,却没见过”的东西。可对于乡村出身的我们,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味道。来自村四面八方的孩子,对相邻村子的桑葚了如指掌,时节一到,一伙孩子



本报资料图

子就像扑打着翅膀的鸟群,钻进桑林里。

记忆之中,采桑葚是乡下孩子唯一可以成群结队、正大光明的觅食活动。

瓜田有主,果树有家,常有大黄狗巡逻其中,狗视眈眈,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但采桑葚不一样。虽有陌上之桑,多数桑树还是有主的,可没人把桑葚太当回事。因为桑葚太普遍了,普遍到算不上“水果”。

张家、王家的小孩吃李家桑

葚,算不上偷,仅仅是孩子们的小零嘴,只要别踩坏了桑树,就不会有大人拎着竹竿过来驱赶。尤其是桑葚成熟时,正值立夏,在农田忙碌的大人们,自然没有心思去摘桑葚,只有儿童最无赖,早已盯上了村子里的桑树。

钻入桑丛,只见绿叶层层叠叠,枝丫像章鱼爪子,覆满头顶的天空。阳光斑驳,蹲在树下,紫的、红的、黄的、黑的桑果高高低低挂满枝头,像捉迷藏。

一棵树上的桑葚太多,但想

找到紫红甜糯的,得费工夫。

采桑葚的孩子像只笨拙的鸭子。爬上去!手脚并用蹭上树干,站在粗枝丫上,人还没站稳,先把臂长范围内的桑葚往嘴里塞。那时候恨不得嘴里也长出手来。

每次找到一颗最大的、最黑的、熟得最透的,脸上就掠过一阵狂喜。

摘下来,无须清洗,“囫囵”吹一口气,直接就塞进嘴里咀嚼。采过桑葚后,手上、嘴唇、舌头全乌黑发紫。小伙伴互相调侃:你吃成了“紫屁股”!更惨的是,桑葚汁溅到衣服上,像被煤炭染过,要洗很久。如果没带袋子直接塞衣服口袋里……红一块紫一块。

回家就是被父母一顿训骂,甚至让屁股吃一顿“竹笋烧肉”——这是常事。

但下一次,大家还是照钻不误。

古诗云:“桑间紫萋蚕齐老,水面秧青麦半黄。”看到满满挂在枝头的桑葚,让我想起了童年时代。

如今,在桑葚上市季节,街头、超市偶有乌黑透亮的桑葚在卖。个头比我小时采的大许多,价格也不便宜,但味道,已远不如儿时的甜润。

红绿青紫的桑葚,早已把记忆的颜色熏染了。虽然离开农村多年,但桑葚的印记,洗不掉。

桑者,故乡也。

海盐人把我们的担心写成了电影

■蒋根其

在江南摩尔多看《消失的人》,后背一阵阵发紧。散场后才知道,这片子的原著作者是海盐人。

贝客邦,本名王晓栋,海盐人,三十六岁才开始写小说。之前做了十多年动画设计。动画讲究冷静的逻辑和精准的布局,写小说却要往人心最深处钻。两件事看似不搭界,他却切换得从容。电影里那种剪辑了再拼起来的叙事——三条线索,前头看得人云里雾里,最后半小时才全部收拢——那种憋到最后才让你想通的劲,多半来自他那些年画分镜练出来的本事。

故事放在重庆,老居民楼像个立体迷宫,楼道窄,光线暗,墙上青苔常年湿漉漉的,压迫感直直压过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刘浩存演的那个独居女孩,林雨彤。全片没有直白的施暴镜头,就靠一件错位扣着的睡衣、一扇敞着的窗,把昨晚的不堪全暗示了。她浑身发抖、情绪崩溃,但还是强撑着给当医生的哥哥打电话取证。后来在警局,她一字一顿说着说出真相——那不是示弱,而是一个人在泥泞里硬把自己的尊严一点一点捡回来。她没号啕大哭,只是低着头轻声细语地说。

我干了三十七年基层民警,看这段时心里揪得紧。这些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她们不是不想报警,而是怕说了没人信,怕再伤一次,怕以后没法抬头做人。写到这里我想停一下。贝客邦一个海盐人,怎么就把这份“不敢”揣摩得这么准?后来我想明白了。大概为人父母,心都是通的。孩子在楼下玩,你站

在窗口等的那几分钟,脑子里也会闪过无数个“万一”。他不是写别人的故事,他只是把我们一闪而过的担心,磨成了电影。

邱泽演的赌徒严午,为了继续领父亲的养老金,把尸体藏在鱼缸里。画面又潮又腥,他脸上却跟没事人一样——比什么恐怖片都疹人。你觉得这人坏透了,可到最后才知道:父亲生前早偷偷给他买了保险,就盼着他能改,严午知道后当场崩溃大哭。哪怕你荒唐成性、一事无成,爹也没真放弃过你。更意外的是,那个受过伤的女孩后来去监狱看他。两个被生活碾过的人隔着铁窗对坐,恨不全是恨,怜也不全是怜。

贝客邦写人性的暗角,从来不是扯着嗓子吼,也不硬煽情,就是冷冷静静地摆出来。全片最动人的,恰恰是那片黑暗里透出来的一丝善意——没有特意“煽”你,就是在恐惧、背叛和冷漠中间,漏进来一束“我拉你一把”的光。就这一束,够亮了。

看到孩子失踪那段,我职业病又犯了。按我们基层的流程,监控加走访,线索应该很快能摸出来。但我也明白,这是电影,谜底得留到最后。这个道理,我懂。

从影院出来,江南摩尔的灯火亮成一片,散场的人从我身边慢慢流过去。我站在那儿忽然觉得,嘉兴这座大家眼里温婉、慢悠悠的小城,今天让我看到另一面——温吞底下是滚烫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海盐人,把咱们平常一闪而过的那些担忧,磨成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送上了全国大银幕。

晚风一吹,小城不只有烟雨,也有大银幕。

老婆住院那几天

■俞建平

2026年4月29日,我陪老婆去看医院门诊,医生说,即便是个良性的结节,心里总是个疙瘩,干脆住院微创吧。恰巧“五一”节,医院停诊几天,病房难得有床位,于是我们就住下了。接下来是术前检验,跑上跑下,一直忙到傍晚。当晚,我就租个帆布的躺椅,在病区的走廊里休息了。老婆在病房里发我微信:你回去睡吧,你这样过夜我心疼,明天我们请个护工吧。我知道她心里是害怕的,她期待身边有人陪伴。我回她:这样挺好,人间万象,体验医院感受,这也是人生必定会遇到的。

第二天,护工就用轮椅送老婆去三楼做手术,我则从八楼奔跑上三楼,去等着签字。签字后,医生说,你回病房等吧。

我坐在走廊里,焦虑地等待我老婆手术回病房。

刚才,看到老婆无助害怕的神情,我好心痛。这五年来,老婆因摔伤等事故动过三回手术了,三次都是全麻。昨天她说,就让我以我的病痛来免除家人的病痛吧。我知道这是她的真心话。

我从三楼摇摇晃晃地下来,跑到楼下空旷处,竟然泪流满面,哭出声来。从前她做手术,我好像没有这样的心痛,也许我已变老,才明白一些婚姻的道理。

昨天一早我们坐公交车去医院,路上将近两个小时,没舍得打的。老婆是个节俭的人,她有优待证,乘公交免费。这次之所以同意在“五一”做手术,除了医生说的理由,她还考虑到节日刚好不用管孙子的吃喝,不然孙子的晚饭怎么办?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操心。

我与她结婚有43年了,这个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成

为我人生旅途的同路人,我与父母在一起的岁月更长。这辈子,她跟着我,没有享过福。回想起我在职场的酒桌上觥筹交错时,她默默地在家陪儿子,当我喝醉了被人抬回来吐时,她守候一夜,清理我的呕吐物。她很希望我说一句感谢的话,我却从没有说出口。我甚至有时候都瞒着她做事,怕她投反对票。对于我这样的行为,前几年我老婆的护工蛮宝也看不下去了,她说,骗谁也不能骗老婆啊。其实蛮宝不懂我的心,有一种欺瞒叫善意,有一种感恩叫心里有数。

手术很顺利,但是老婆也吃足了苦头。医生说,要多吃多喝,加强营养。我出去找吃的。医院附近的小吃店真多,有点名气的快餐店这里几乎都能找到,并且都很贴心,想病人所想,比如鸽子汤、老鸭冬瓜汤、小米粥、红豆粥等都为家属想好了。医院的食堂也不错,一份鸽子汤48元,一份白水煮牛肉42元。老婆问价钱,我都减去10元报价,比家里烧还便宜,欺骗一下。

5月4日,我们出院了。“五一”假期还没有结束,病区里又开始收治了,走廊里挤满了等待病床的患者及其家属,好像是全世界都有病啊。身体好才是真的好,到医院里来看看,也是有收获的。

5月里的一天,是老婆的生日,昨天,我们的儿子买了蛋糕,来给妈妈过生日了,给老妈一个惊喜。记得去年老婆生日,我与老婆两个人在开发大厦的餐厅吃了一个团购套餐,216元。再过20年,我们还要这样吃饭店,老婆的要求不高。

这些天,老婆休养,我做家务,我给孙子做饭洗衣,我要表现得再好一点。不是有句话吗?少年夫妻老来伴。我会记住今年这个“五一”。

味蕾上的江南:步鱼蒸蛋

■张进喜

步鱼,学名塘鳢,嘉兴人称之为塘鳢鱼、鲃鳢鱼、呆土蒲。最著名的松江四鳃鲈,即松江鲈鱼,位列“中国四大淡水名鱼”之首。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步鱼的典故:三国时期,曹操大宴宾客,高朋满座,曹操正在遗憾缺少松江鲈鱼这道名菜时,有个叫左慈的让人端来一只盆子,现场从盆子里“钓”出一条松江鲈鱼来,引得满座宾客惊叹不已。西晋时期,在洛阳做官的张翰,见秋风起,就想起了家乡的莼菜和鲈鱼,提笔写下:“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后来,“莼鲈之思”成为比喻怀念故乡心情的成语。

步鱼头大而宽,嘴巴扁平,腹部圆浑;背鳍两个,胸鳍大,尾鳍后缘稍圆,黄黑色斑纹;长大后长十几厘米,重约一两。步鱼很少游动,以静待食,以小鱼、小虾为食。乡下人家还把步鱼称为“呆土蒲”,即又懒又傻,喜欢生活在河埠或桥墩水下的石缝里,很少在水里游来游去,看到有人也不大害怕,我曾用竹畚箕很容易就抓到它们。

老底子,乡下的村子往往建在河的浜底,许多人家的房前屋

后不是小水就是池塘。这些河塘的最大特色便是大大小小的石埠头,这种埠头十分简陋,由石块堆砌而成,深深浅浅,全由河水涨落而定。我们淘米洗菜,刷碗洗筷,鳊鱼、鲈鱼就在你边上游来游去。我在河边钓鱼、钓虾,常常会钓到步鱼。这个步鱼嘴巴大身子小,一口咬住蚯蚓就直奔喉咙而去。我看到浮标直往下沉,轻轻一拎,一条黑褐色的步鱼摇晃着尾巴挣扎着被拖出了水面。

步鱼虽然非常好钓,但要看时辰,记得油菜花开花时的下雨天最好钓,而且钓上一条会连着上钩,可能是一窝。有时步鱼傻傻的,空手也能捉住。我在河边的石缝里摸虾,步鱼以为食物来了,就会咬住你的手指。步鱼嘴巴很大,牙齿却细小,咬着不会很痛,但非常吓人。当年,我喜欢在河滩边钓鲫鱼、鳊鱼、昂丁头,但钓到步鱼也舍不得扔掉。毕竟,二三寸长的小鱼也有肉,而且很鲜,特别是步鱼腮帮子上的那两块巴掌肉。

步鱼无肌间骨,鱼腥味轻、肉质鲜嫩,所以与蛋一起蒸是“黄金搭档”。过去人家都用灶头烧饭,捉到步鱼通常是将其清洗干净后放入已打匀的蛋碗里,放在饭锅里蒸。饭烧熟了,

美味的步鱼蒸蛋也可以吃了。有的人家更绝,将蛋打匀后,在蛋碗上放两根竹筷,然后把步鱼搁在筷子上。蒸熟后的步鱼,肉会从骨架中自动脱落至蛋碗里。蒸好后,只要把搁在筷子上的鱼骨拿掉,蒸好的蛋里只有鱼肉没有鱼骨。步鱼肉质雪白,配上蒸蛋,用调羹舀上一口,细腻柔嫩,味道极是鲜美。

春笋上市时,步鱼烧春笋,就成为它的另一种美味形态。与春笋为伍,也决定了这道菜品尝的时间有限,也就吃个新鲜。在土中孕育了一个冬天的鲜美,遇到了水中东躲西藏的嫩滑,便有了让水上人家为之钟情的味道。这是江南春天的馈赠,还真的不可错过。

步鱼除了蒸蛋、红烧、炖汤、炒春笋,其实还有更绝的。老底子有道非常有名的菜,叫“咸菜豆瓣汤”。这个“豆瓣”当然不是蚕豆剥开后的豆瓣,而是步鱼腮帮子上那两块形似豆瓣的“巴掌肉”。据说,当年上海川菜四大流派之何派创始人何具坤有天应邀为宋庆龄公馆家宴掌勺,当时做了一道“咸菜豆瓣汤”。在座众人见此汤咸菜绿、豆瓣白、汤水清,品尝后无不颌首称好,但也疑虑不已:何来如此鲜嫩的豆瓣?散

席后,经厨师禀明,方知这豆瓣竟是步鱼腮帮子上的“巴掌肉”,难怪如此嫩滑鲜美。

步鱼因为鱼身颜色似土,有的地方称之为土步鱼。清袁枚《随园食单》记载,“杭州以土步鱼为上品。而金陵人贱之,目为虎头蛇,可发一笑。肉最松嫩。煎之、煮之、蒸之俱可。加腌芥作汤、作羹,尤鲜。”清项映微在《古禾杂识》也有记载,“菜花鲈不减松江四鳃者。”说明吃步鱼应在油菜花开时节,这时的步鱼肉质最为细嫩肥美,较之豆腐,有其嫩而远胜其鲜,为江南水乡远近闻名的佳肴。

我小时候听母亲说,鲃鳢鱼蒸蛋还是治疗小儿腮腺炎的偏方。不过,我没看见哪个小朋友腮帮子肿胀后去吃鲃鳢鱼蒸蛋,倒是我钓到几条鲃鳢鱼,母亲舍不得扔弃,就用它来烧雪菜,也算物尽其用。

老底子,步鱼土里土气,头大身小,肉也不多,也不太看得上眼。而今,步鱼已非常难得,属于中高档食材。老嘉兴人买菜时,如果能看到步鱼,大多会毫不犹豫她买回来烧给长辈吃。如果有人请吃时,能端出一盘步鱼蒸蛋,那绝对包含了主人对你的满满热诚。

胥山是座名人之山

■张建华

莫言来到胥山,夸赞胥山:“这里不像个村,也不像个镇,像城市的一部分。”

历史上的胥山,高不过二十余米,广不及百亩,静卧于江南烟雨之中。这座在地理版图上毫不起眼的孤丘,千百年间,不少先贤名士或在此留下足迹,或寄情于此山,或魂归这片土地,让一座平凡小丘,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名人之山。

胥山的名人印记,始于春秋,那位让这座山丘更名易姓的,正是吴国大夫伍子胥。山本名曰张山、史山,本是平原上一处寻常丘壑,因伍子胥的到来,彻底改写了命运。相传春秋乱世,伍子胥在此练兵磨剑,谋划伐越,为吴国基业呕心沥血;奈何忠言逆耳,遭谗被疏,最终饮剑自刎,遗体被抛入江中。民间感念其忠烈,传言其忠骸顺江而下,泊于张山脚下,百姓将其厚葬山顶,建祠立庙,世代祭祀,山也由此更名胥山。

一座自然山丘,自此与一位忠烈名人的命运紧紧捆绑。唐代徐凝题诗“千载空祠云海头,夫差亡国已千秋。浙波只有灵涛在,

拜奠胥山人不休”,道尽后人伍子胥的追思;清人朱彝尊游山慨叹“山不在高,当以少为贵”,贵的正是伍子胥留下的忠烈人文精髓。山顶伍墓、山下伍祠、西侧磨剑石,石上剑痕千年不泯,仿佛依旧回荡着春秋时期的金戈铁马,诉说着忠臣义士的未竟之志。

自伍子胥开启胥山的人文篇章后,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为这座小山描摹出温润雅致的文人风骨。其中,元代画坛巨匠吴镇,最先将胥山写入传世画卷,让小山之名传遍艺林。吴镇位列“元四家”,号梅花道人,一生偏爱江南山水,他绘《嘉禾八景图》,将“胥山松涛”列为其中一景,挥笔题句:“百亩胥山峰,道是子胥磨剑处,嶙峋白石几番童,时有兔狐踪。”松涛阵阵,白石嶙峋,伍子忠魂,文人雅趣,在他的笔墨间相融。

数百年后,晚清海派大家蒲华,接过了这份文人与胥山的情缘。蒲华号“胥山野史”“胥山外史”,直接以胥山为号,将这座小山刻进自己的艺术生命里。他三十三岁踏雪登胥山,探梅吟咏,写下“瑶天雪影照琼姿,珍重山村看几枝”的诗句,雪映梅开,山风送香,文人踏雪寻幽的雅致,与胥山的清

幽意境浑然一体。作为“海派四杰”之一,蒲华以诗书画三绝,将胥山的山水意趣融入艺术创作。

明代嘉兴名家姚绶,亦为胥山倾心。姚绶官至监察御史,晚年归隐江南。身为嘉禾乡人,他多次登临胥山,他将胥山的隐逸之气融入书画与诗文中,笔下山水间,总能窥见胥山的烟云灵气。姚绶于弘治八年(1495年)去世,并于弘治十年(1497年)葬于嘉兴胥山之阳(即胥山的南面)。

本土乡贤的眷恋,也让胥山的人文根基愈发深厚。清代嘉兴名士吴仰贤,作为土生土长的胥山人,一生与家乡小山血脉相连。他咸丰年间进士及第,为官云南,清正廉明,辞官归乡后主讲鸳湖书院,主纂《嘉兴府志》,深耕乡邦文化。

千年风雨,胥山的人文脉络在笔墨与乡愁中延续,却也历经物理形态的消逝。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采石开山,这座屹立数万万年的孤丘被挖凿殆尽,昔日“胥山松涛”“胥山探梅”的胜景,化作一汪深潭,古迹遗迹存留湮没。但山虽隐,文脉不断,名人赋予这座小山的精神与记忆,从未消散。进入新时代,胥山迎来生

态修复与文化复兴,更迎来了当代文坛巨匠的驻足。

作家、编剧黄亚洲,将影视文学园永久落户胥山,化身“文艺村长”,扎根这片土地。他以《红船》《开天辟地》等经典作品为底蕴,在胥山开设编剧课堂,搭建文化平台。

在黄亚洲的牵线下,中国当代文坛的标杆人物相继踏足胥山,让这座乡村小山成为文坛焦点。2024年冬,90岁高龄的文学大家王蒙漫步胥山,听伍子胥忠烈故事,感小山兴衰变迁,直言胥山与伍子胥的故事惊心动魄,理落笔成剧;他还在胥山开讲文学,与本土作家座谈,谈文学创作,话文坛趣事。2025年初,作家陈建功携新作来到胥山,以“诚实、有趣”的文学初心,与读者交流分享,让文字的温度浸润小山。

如今的胥山,虽无实体山峦可登,却已是一座屹立于人心的人文名山。伍子胥的忠烈、文人墨客的风雅、当代大家的哲思,层层叠叠,构筑起这座小山独有的文化风骨。它告诉世人,真正的名山,不在海拔之高,而在人文之厚;真正的永恒,从不在形体之存,而在精神之续。